

望江南

望江南
Seba

他將我散亂的頭髮掖到耳後，愛惜的扶著我的臉，
湊在我耳邊細聲：「妳偷走了我的心。」
……媽啊！我全身都麻了。這真是太惡俗、太雷了！什麼時代了，
連言情小說也不會寫這種復古到爛掉的情話……
呃，對吼，現在是大明朝。



望江南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望江南 / 蝴蝶著. -- 初版.
-- 臺北縣板橋市 : 雅書堂文化, 2010.04
面 ; 公分. -- (蝴蝶館 ; 37)
ISBN 978-986-6277-12-2(平裝)

857.7

99004400

蝴蝶館 37

望江南

作者 / 蝴蝶
發行人 / 詹慶和
總編輯 / 蔡麗玲
副總編輯 / 劉信宏
編輯 / 蔡竺玲
行銷企劃 / 許伯藝
封面設計 / 斐類設計
美術編輯 / 林佩樺

出版者 /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郵政劃撥帳號 / 18225950
戶名 /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地址 / 台北縣板橋市板新路206號3樓
電子信箱 / elegant.books@msa.hinet.net
電話 / (02)8952-4078
傳真 / (02)8952-4084

2010年4月初版一刷 定價220元

總經銷 / 朝日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進退貨地址 / 台北縣中和市橋安街15巷1樓7樓
電話 / (02) 2249-7714 傳真 / (02) 2249-8715
星馬地區總代理 : 諾文文化事業私人有限公司
新加坡 / Novum Organum Publishing House (Pte) Ltd.
20 Old Toh Tuck Road, Singapore 597655.
TEL : 65-6462-6141 FAX : 65-6469-4043
馬來西亞 / Novum Organum Publishing House (M) Sdn. Bhd.
No. 8, Jalan 7/118B, Desa Tun Razak, 56000 Kuala Lumpur, Malaysia
TEL : 603-9179-6333 FAX : 603-9179-6060

版權所有 · 翻印必究 (未經同意, 不得將本書之全部或部分內容使用刊載)
本書如有缺頁, 請寄回本公司更換

望江南



第一章

我很老套的，穿越了。

但到今天，我還是不相信會有這種蠢事。我覺得，我只是正在做一場很長很長的夢，也說不定死掉就可以清醒過來。

理論上，這是「明朝」，國號倒是對的。但沒有永樂大帝，建文帝平安接位了，現在的皇帝是承平帝，還真像他的帝號一樣，天下太平，偶有滂早，大抵上是豐衣足食。

朱熹那老傢伙沒占到真正的上風，民間不知道什麼叫裹腳。宋代腐儒沒成為學術主流，我看著史書時有點摸不著頭緒。

這可能是歷史一個小小的岔路，所謂的平行世界。也說不定是我一個極長極長、非常非常逼真的大夢，不知道幾時可以醒過來。

*

*

*

斜斜歪在梨木小几上，我正在看《三國》話本。

（其實女孩子躺成這樣真的很難看，十四歲的姑娘家也很難說是小孩了……最少在這個時代是如此。）

（但上無雙親、下無兄弟姊妹，奶娘和曹管家都是忠心老僕，寵溺多於管教。而且這時代的人很迷信，從破敗戶弄到今日家成業就，也就隨我去了。）

老實講，我還真不愛《三國》這些打打殺殺。但一個沒書看的人就不要太挑了……

（是說我也難搞，才子佳人嫌煩，刀來劍往跳過，之乎者也又看不太懂。罷了，有《三國》可看就加減，人家女真人靠半本《三國演義》打天下，雖然不知道這個時空會不會有女真人入關。）

說起來，我真是倒楣到姥姥家，連噎住了都能穿越，什麼鬼世界。

若我是個男的，那說不定還有王八之氣可以虎軀一震，偏偏是個女生，穿過來還逢了百年不見的慘案，真是倒楣到個透頂。之所以沒投環跳井，只是因為家裡上上下下幾百口都看我吃飯。或者說，看「曹四兒」吃飯而已。

剛穿過來時，眼睛一睜開只記得肚子餓，那還真的是餓到發狂，幾乎連動都動不了。

眼睛睜開，一個古裝婦人抱著我哭，七魂當場驚走三魄，苦於動彈不得，連聲音都沒有。養了個把月都還下不了床，大半年才勉強能開口——我真為我的語言學習能力自豪，雖說這兒的地方方言和閩南語差不多，但這樣聽半年就對答如流，真不可不謂之天才……沒什麼用處的天才。

直到祖父過世，我只知道個大概，還是自己東拼西湊湊全的。

這個穿越過來的身子姓曹，是庶出的四姑娘。曹家是賣糧起家的殷商，

祖父開始發跡，傳到父親這個獨子，更發達起來。雖然明人輕商，門戶不怎麼樣，但暴富起來，家裡也討了三個姨娘，和大老婆鬥得好不開心，拉拉雜雜也生了三子四女。

四兒的娘是三姨娘，人老實長得又好，在這門妻妾相鬥中就被人拿下馬，生完女兒沒多久就活活病死了。這小女娃兒要不是奶娘苦苦維護，家人心底也承三姨娘生前寬厚的情，在老爺面前提著點，不然想是長不大了。

誰知道長到十一歲，老爺一病不起，連家都來不及分就去了。不說兩個姨娘和大房鬧起來，連幾個兒女都各有算計。若不是老太爺吊著一口氣還活著，恐怕早把家給吵翻過去。

白髮人送黑髮人，老太爺本來就得了風疾，半邊身子動彈不得，更添了幾許病症。只是媳孫都不是省心的人兒，說不得強打精神，也議定好時日分家。他也公平，不分嫡庶，連女孩兒都有份嫁妝。

但底下的兒孫卻不這麼想。先是大房覓了個細故，將四姑娘打了一頓，

關到柴房，親手鎖了，竟是不給飲食，想把她餓死報個疾病，好省下一份嫁妝。奶娘要去求太爺，反而被大房轟出去，還賞了頓棍子差點打死，倒在床裡起不來。

兩個姨娘和孩子都怕了，瞧那沒娘的孩子被這樣整治，他們還想有什麼好日子？各展神通，卻也不約而同，各自下藥，卻都整齊的著了道。不說眼中釘的大娘和兒女藥死了，兩個姨娘和子女也一起去黃泉相聚，連累了半府的奴僕一起喪命。

結果曹家的人死得剩下病得吃不下飯的太爺，和鎖著不給吃飯的四姑娘。

一場破家的官司，差點就讓這一老一小也跟著死絕。但老太爺和三姨娘都是善心人，待下寬厚，真有幾個忠僕出來頂死喊冤，被打得動不得的奶娘爬著哭訴，縣令夫人都聽得哭了，內中求情。縣令也知道鬧得大，不敢做得太絕，又見老的老、小的小，都病得只剩一口氣，該抄沒的鋪子、金銀和田

地也夠了，就捨了兩處破莊子給那一老一小存身。

還是縣令夫人看不過眼，暗暗使了大夫去看病，銀子都是她支吾的，又偷偷送了柴米讓那老小度口。

這幾個忠僕也捨命護著，但太爺經了這樣的巨變，沒活好久。臨終眼前只有個瘦脫了形的孫女兒在，不禁淚流滿面。

別說他難過，我更難過。好不容易接受穿越這個爛事實，唯一的親人卻命在旦夕。這若是夢，就趕緊醒吧。我最怕這種生離死別了。

大概是看我魂不守舍，可憐的老人家，還不知道裡頭的靈魂已經偷樑換柱，滿臉的心痛。強撐著一口氣，轉頭囑咐了跟他一輩子的老人家，「曹家就剩這根獨苗了，說是女孩兒，畢竟還姓曹，多少看待著些吧……」

本來還自顧自的想自己的心事，聽了這話，我心底跟針扎的一樣。雖說不是真的祖父，但穿過來的這段時間，這中風的老人到這關節眼上，想的還是我這假孫女。人心又不是鐵打的，怎麼可能不動容？我吃力的虛晃著過去

握住了老人的手，眼淚撲簌簌的掉。

太爺嘆息，卻沒撐多久，不等日落就去了。

以前雖然太爺病著，但裡外都是他強撐著主持。現在居然就去了，我這個穿過來的假小姐整個傻了，想著要不要也抹脖子，看能不能穿回現代去。

誰知道奶娘像是知道我的打算，跟前跟後，哭著說四姑娘若去了，這一百多人口靠誰好……我才知道原來這兩處破莊子還養活這麼多人口。

真沒想到，我穿越前運氣就爛到爆炸，連統一發票都沒中過一張；穿越後更淒慘，竟是面對如此巨大的爛攤子，所謂求生不得、求死不能。

而且，我這「四姑娘」之前大字不識，大門不出、二門不邁，時年剛好十一歲。

一個孤女孩兒，一百多口性命，這個擔子怎麼扛啊……

第二章

為了這事兒，我沒少哭過。

不過人真的潛能無限，逼到絕境就會生辦法出來了。別說我的文史都很破爛，這個莫名其妙時代，來了什麼歷史通也束手無策。何況要我剽竊詩詞也千難萬難……畢竟我穿前是農學院出身的。我唯一會背的是「床前明月光」，而且還背不全。許多詩還是來這時代窮極無聊背的，妳說可以呼嚨誰？

更淒慘一點的是，雖然是農學院，卻是混出來的。而這明朝農業又沒學長幫忙，也沒學弟奴役，讓我這個實習也不沾陽春水的農學生傻眼。

若不是甘藷、芋頭這種粗糧提早在這年代出現，真的會跟佃戶們一起餓死。這就是我唯一的優勢，但也靠這不怎麼靠得住的優勢，我站穩了腳跟，

養活了幾百個人，當起一方小小地主。

穿越前，我本來就是個即將奔三十的宅女。生活穩定以後，我也就懶散下來。看看書，發發呆，管管家，悶了騎驢子外出逛逛……反正我是商家女出身，禮教對我這樣身分的女子是鬆弛很多的。

「四姑娘，飯時了。」嬌軟的聲音喚醒了我，我抬頭看，一張笑盈盈的圓臉。這是奶娘替我買的丫環，叫小英。

日子好過了，那些忠誠的老僕卻一一過世，讓我感傷好一陣子。現在只剩下多病的奶娘和日益衰老的曹管家。

到現在，我還搞不太清楚什麼主僕之義，我是真心把這兩個老人家當親人的。日子一好過些，我就作主各買了三個丫頭照顧他們，希望他們頤養天年。

我想，輪個三班制，早晚有人看顧也好。難得有當地主的威風，乾脆請了個孫大夫在家駐診，閒暇時還可以給佃戶們看病，完全的物超所值。

奶娘和曹管家應該是很開心吧？但見了我還是堅持要跪，真是傷透腦筋。奶娘更是好說歹說，硬塞了個丫頭給我，還對我起這樣平庸的名字很不滿。

我沒敢提的是，這名字是丫頭原本的名字。我畢竟是二十一世紀的人，雖然隨波逐流，尊重人權這種觀念已經根深柢固，實在沒辦法把人看成貓兒狗兒，隨意的亂改人家爹媽取的名字。

別跟我說那些所謂大師的神棍，我從來不認為他們是正常人類。

小英擺上了飯，正要喚她坐下來，輕輕的傳來敲門聲。

雖然別人都說曹家恢復元氣，把我讚了又讚。其實我很清楚，只是沒餓死而已，跟別人高門大戶相差不知道幾億里，所以過得很小門小戶，我自己也守不了什麼嚴苛的規矩。

我雖然把當年被查封的舊宅買回來，倒是把大部分的院子都租賃出去

了，只留主屋和祠堂。一家大小不到二十個人，連主屋的三進院子都住不滿。

我自己更是住在旁邊一間耳房，屋淺院短，沒什麼通報不通報的，想來找我敲門就是了。

「哪位？請進。」我高聲。

進來的是我的侍衛周顧。他摘下斗笠，半張充滿傷疤和火痕的臉孔抬起，小英馬上有點不自在。

其實我這種小門小戶的姑娘，身邊收個侍衛實在不合禮數。但這年代，商人的地位很低，我又是個孤女。不欺負我該欺負誰？明奪暗搶，偷瞞拐騙，真是十八般武藝都使盡了。

大部分的時候，我還能在曹管家的幫助下，把縣令上下都打點好，不過是破費罷了……只要上下含佃戶幾百口能吃得飽、穿得暖，錢財也沒什麼重要性——當年我都捨得把太爺留給我的嫁妝賣了抗旱澇了——但什麼時代都有

貪婪可怕的傢伙，即使明朝也不例外。

有回我跟曹管家騎驢子去縣城談生意，想買個糧食鋪子，來個產銷一體。剛敲定，人才走出鋪子哪，黃尚書家的管家，想來個人財兩得，造成既成事實，讓我這個活像營養不良的黃酸小孩親自體驗被搶親的滋味……

幸好周顧去縣城幫孫大夫買藥材經過，把那群無賴潑皮打跑了，還寫了封信委婉的跟黃尚書告狀。年老致仕的官油子果然通達事理，哪容得刁奴在外賺外快？不但撤了黃管家的職務，還遣人來道歉，面子裡子都給足了。

我呢，只能戰戰兢兢的在「交際費」上頭忍痛再出一筆，逢年過節也打點到黃尚書那兒去。但這次的事情卻讓兩個老人家嚇破了膽，求周顧當我侍衛，卻沒勸我別往外跑。

實在也是沒法子。曹家就剩我一個孤鬼兒，不是家主也家主了。曹管家不說年紀大，許多時候也礙於身分，我不出面是不行的。

我想周顧是被求得沒辦法，才願意來當我侍衛。